

爱笑的老汉

(曲艺)



99.07

7



安徽人民出版社

I239.07
167
3

BJ31128

爱笑的老汉

(短篇曲艺)

赵清贤 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8年·合肥



A 567270

目 录

爱笑的老汉(快书小段)..... 赵清贤(1)

向 阳 坡(琴书)..... 李引章(6)

军 民 桥(琴书)..... 戚明友(15)

爱笑的老汉

(快书小段)

赵清贤

说一个老汉本姓吴，
他是朝阳大队党支部。
老吴的性格很特殊，
生来爱笑不会哭。
眼泪和他没有缘，
泪水见他就往回缩。
十三岁当了红小鬼，
雪山草地当坦途。
一路行军一路笑，
欢乐的笑声止不住。

(白) 笑什么？

红军都是英雄汉，

万里长征不怕苦。
八年抗日打鬼子，
三年内战揍蒋秃，
天天胜利他天天笑，
笑声飞遍了平原山川和江湖。

(白) 笑什么？

人民战争威力大，
鬼子和蒋介石都是纸老虎。
解放后，笑更稠，
梆梆脆，咣咣响，就象铜盆里面滚钢珠。
毛主席指引康庄道，
跟着党走真幸福。
可最近几年为了这个笑，
老吴他实实在在吃了苦。

(白) 那为什么？

“四人帮”，真狠毒，
篡党夺权搞阴谋，
打击污陷革命老干部，
动不动就把棍子舞。
说老吴他是民主派，
资格越老越糊涂。
老吴说：“我这老牛还能拉套，
再拉它二十年也不含糊。”
他们说：“拉车拉车拉个毯，

早该剥皮卖废骨！
民主派就等于走资派，
干脆让位给头上长角的小老虎！”
老吴他一听哈哈笑，
只笑得这些家伙浑身打颤冷汗出。
“你你你，你这老家伙笑什么？
分明笑中藏阴谋。
叫你靠边就靠边嘛，
发冷笑，这对首长是啥态度？！”
老吴说：“我笑那些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错把人民力量来低估。
我笑的是乌云蔽日难长久，
看明朝雾散云消太阳出……”
华主席、党中央，
英明决策把害除，
一举粉碎“四人帮”，
亿万军民欢欣又鼓舞。
老吴他遥望北京仰天笑，
敲锣鼓、放鞭炮，把伟大胜利来庆祝。
谁知道这回他又笑出了事儿，
得罪了省里一位大干部。
你看他面孔一沉腰一叉，
哼啊哼啊瞪眼珠：
“‘四人帮’倒台，对‘高兴’要作分析，

有三种人心里感到最舒服。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者，

二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老糊涂，

三是地富反坏右，

对对号，你高兴算是哪一路?!”

这一回老吴没笑光生气，

两眼喷怒火，青筋暴多粗：

“一贯正确的鼓吹者，

原来和“四人帮”穿的一条连裆裤!

还自吹和“四人帮”对着干，

不知羞耻，脸皮厚得象大鼓。

你不让笑俺偏要笑，

笑你这自作聪明的大蠢猪。

(笑)“哈哈……”

没多久，党中央“六条指示”下达了，

江淮儿女齐欢呼，

别提老吴多高兴了，

学大寨战天斗地劲更足。

打这后老吴的笑声更不断，

他笑声朗朗紧握锄。

这一天半夜老吴又笑醒，

呵呵呵呵止不住。

老伴问：“你睡觉还在笑什么?”

老吴说：“越想心里越幸福。

华国锋同志选为党中央主席，
邓小平同志党内外职务全恢复。
‘四人帮’永远清除出了党，
俺心里比喝蜜糖还舒服。
华主席率领我们向前进，
咱们国家从此将要跨大步！”
老俩口一边说着一边笑，
笑声绕梁又飞出屋。
这时候金鸡高唱天大亮，
老俩口笑迎一轮红日出。

向 阳 坡

(琴 书)

李引章

唱的是向阳山下向阳河，
河北傍山是向阳坡，
河南三里是向阳镇，
镇东头有个邮电所。
窗口外雪打红梅风正猛，
屋子里一老一少正忙活。
那老汉灰白的胡子赤红脸，
他就是投递组长张文博。
年轻人乌油油的辫子模样俊，
是新来的邮递员叫李月娥。
老张头分检邮件很专心，
小李她一边分检一边把嘴噘，

今晚上她要参加镇里的音乐会，
恨不得丢下邮件练唱歌。
她检着检着忍不住，
又哼起哆咪咪，咪咪哆……
不留心把河南的邮件往河北放，
东点的电报往西点搁。
老张见小李心不安，
忍不住开口叫月娥：
“小李呀，做工作千万要细心，
搞错了会给群众制造麻烦添波折……”
小李她大辫一甩不服气：
“张大爷你咋这么啰嗦！
投投递递算个啥？
又不是创作剧本写小说。
我高中毕业干这事，
足足有三分之二的才能白闲着！”
说话间背起了河北邮件往外走，
望风雪又皱眉头又跺脚，
唉！碰上这样鬼天气，
干这行倒霉的差事算砸了锅。
小李她嘟嘟囔囔出门去，
老张头心里不住暗琢磨，
年轻人性情急躁不安心，
我必须找个机会把她说。

老张正在想心事，
值班员把新来的电报往桌上搁。
收报人是向阳村的王恩波，
电文是此地没有这种药。
老张他看到这里心一动，
猛想起曾帮老王写信给儿子王金洛，
只因为老伴得了胃疼病，
叫儿子购买治胃病的特效药。
今天看他这电报，
分明药品没着落。
我老伴也曾得过胃疼病，
家里头刚刚买来这种药。
邮递员一颗红心为群众，
学雷锋要尽心尽力做工作，
现如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向阳坡兴修水利挖大河，
老王嫂能早日治好胃疼病，
老俩口学大寨同唱跃进歌。
老张他分好邮件忙出门，
顶风雪转个山咀上山坡，
暂不说老张回家拿药去，
再说说姑娘李月娥。
她一心想着音乐会，
眼面前仿佛看到灯光人影舞娑婆。

急急忙忙把信投递，
不觉着走过桥北来到向阳坡，
伸出手腕看看表，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心里想还有几封快投递，
争取时间不能把晚会来耽搁。
邮袋中随手抽出一封信，
一搭眼收信人名叫王思波。
她忙把王思波家来打听，
就住在向阳坡村东北角。
小李她推门把屋进，
思波的老伴正烤火。
一抬头看见邮递员，
慌忙起身让座挺热火：
“闺女呀！快到炉旁烤烤手，
是不是今天你替老张哥？”

（白）“今天是我值班。”

“噢？你是新来的吧？”

“对！”

李月娥放下邮件转身走，

王二婶笑咪咪地把话说：

“闺女呀！虽说大娘上夜校，
可看信呐，熟字没有生字多，
年轻人龙飞凤舞写的字，

老妈子眼花缭乱摸不着，
麻烦你替我把信念，
我给你冲杯糖茶，喝了发暖又解渴。”
小李无奈拆开信，
王二婶忙用指甲挖挖耳朵。

（白）“爹、娘：你们好！

先问爹挖河工地忙不忙？
再问娘夜校上的什么课？
我们厂开展工业学大庆，
你追我赶真红火，
今天向二老报喜讯，
儿的对象已谈妥，
过去没给你作介绍，
只怕是话说早了没把握。
她现在调到咱镇的邮电所，
名字就叫李月娥……”

（白）“啊？！”

一封书信没念了，
火炉旁一老一少的表情难描摹。
王二婶只觉得一阵凉气堵胸口，
李月娥激动的一股热血撞心窝，
王二婶气得脸上皱纹拧了劲儿，
李月娥喜得脸上开了花一朵。
王二婶心里暗骂坏儿子，

李月娥不住埋怨王金阁：
咱家就在眼皮下，
你的咀咋严得就象核桃壳？
她这里羞羞答答喊声：“娘！
还请您老原谅我，
早知道您在这里住，
俺早该来照顾您冷暖和吃喝。”
李月娥还想往下讲，
王二婶一把夺过信纸火上搁，
她手指月娥发脾气：
“哎哟哟我的老天爷，你们做事没根棵！
俺的儿结婚已经三年整，
又给俺生了个孙女叫玉雪，
俺家里热热闹闹一台戏，
你不该跟着打岔乱敲锣。
我看你年轻的又漂亮，
难道你还愁没人来说合？”
王二婶越说越生气，
一旁恼坏李月娥，
瞪着眼、挺着脖，
两腿发软打哆嗦，
上牙紧咬下咀唇，
一使劲咬得冒血沫。
心如冰棍打冷颤，

两眼潮湿把泪落：

(白)王金阁呀王金阁！

怪不得问你家在哪里住，
你总是推三瞒四不愿说，
原来你已有老婆和孩子，
成心犯法，不告你，我就不叫李月娥！
小李她一恼拉着王二婶，
不叫娘，连声高喊老太婆：

(白)“老太婆！

你儿子做了这种亏心事，
害得我有脸无处搁，
你不怪自己儿子不学好，
还有脸不干不净来数落我……”
李月娥话儿没说了，
王二婶双眼发直气昏厥，
李月娥一看出了事，
吓得她紧紧抱住，脸上汗水似瓢泼。
正在她急得没法办，
门外边一步跨进张文博，
只见他满身雪花一片白，
皱纹里汗水直流象小河，
云南白药怀中揣，
手里边掂着一包罂粟壳。
他一看王二婶昏过去，

慌忙地紧按二婶人中穴。
又是按摩又推拿，
撬牙关让她服下胃疼药。
不大会儿王二婶长叹一声缓过气，
睁眼看面前站着张文博。
张文博满面笑容把话问：
“老嫂子！是不是胃疼把你来折磨？”
王二婶咬住牙根说一遍，
老张他看罢信皮笑呵呵：
“老嫂子你先别生气，
这封信件有差错，
只怪小李太粗心，
错把思波当思波。”
小李她急忙拿过信皮仔细看，
果然是上面写着王思波。
原来是思波、思波亲哥俩，
儿子工作都在五河。
思波的儿子名叫王金阁，
思波的儿子名叫王金洛。
王二婶听罢长出一口气，
张文博因势利导叫：“月娥，
老大的信件你送到老二家，
婶母娘你当成老婆婆，
投错信差点闹得出人命，

这教训可要牢牢记心窝。
华主席号召咱抓纲治国促大变，
学雷锋咱要全心全意干工作。”
张文博语重心长把话讲，
王二婶伸手拉住李月娥：
“好闺女！私人事情错了还不要紧，
国家大事错了可了不得。
走走走，我领你东院去找俺嫂子，
认认你正里八经的亲婆婆。”
一句话说得月娥羞红了脸，
顿时间，笑声飞遍向阳坡。